傳真天地

传递真相 传递美好未来

2022年8月13日 第53期 手机版5

许那：如果我不反对，我必是逆天的

文/许那

北京画家，法轮功学员许那。

> 这篇文章的作者——北京画家、法轮功学员许那，如今仍身陷囹圄。今年年初，许那遭中共再次非法判刑8年。此前，许那已被两次非法判刑，她的丈夫、民间音乐家于宙，在2008年被中共迫害致死。

当恐怖侵入生活的日常，在一个谎言铺天盖地，信息严密封锁的国家，讲出真相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？

1 两只小手被拷紧在一个手铐环里

1999年的7月20日，继4•25中南海法轮功学员和平请愿后，我和于宙为争取信仰自由的权利，到府右街上访。一到那里便被警察塞进了大公共汽车，拉到丰台体育馆。

因为府右街被戒严，学员们陆续到了天安门，对于那年8岁的蒋炼娇来说只有恐怖。她与妹妹、哥哥、姐姐随父母与湖北的众多学员到北京上访。小娇娇看到警察把父母抓走，11岁的姐姐被警察推翻，然后被拽着长发拖在地上走。后来她与妹妹也被扔进警车。身材矮小的娇娇在大人的腿中间摸找父母，惨叫声与警棍呼啸，一抬头，一张大人脸上的血，滴到了自己身上。后来，她和小妹妹与大人们一样被拷上押回湖北。因为中共忘了发明儿童手铐，她和小妹妹的两只小手被拷紧在一个手铐环里。

也是在天安门，我的辅导员张连义（或张连淆，北京大学高能物理博士后）在天安门广场第一个打出“法轮大法好”的横幅，几分钟后被抓走。

我和于宙刚刚走出地下通道，便被便衣拦住：“你们是炼法轮功的吗？”我俩说“炼！”一个“炼”字，我们被驱进等在旁边的警车，关了一个月。

2000年十一以后，随着警服统一换成纯黑色，天好像要塌了，迫害加剧，天天都在抓人，拥有一本经书，几个人聚在一起，可能就会被劳教判刑了。

2 这种精神摘除，被称为“思想改造”

李丽（吉林四平某工厂工人，当时约32岁）患过脑癌，后炼功得到了健康的身体。我让她住在我家。2001年7月破门而入的警察抓走了我们，她判了五年，罪证是：她把真相信寄给了北京各大部委；我被判五年，罪证是：编辑了两本法轮功祛病实例的小册子。

监狱，其实是中国社会大环境的缩放。如果你想维持自己基本的生理需求，你就必须承认自己是有罪的，无论罪名多么莫须有，否则，你会被饿饭、被限制睡眠，甚至严禁睡觉、严禁上厕所、洗漱。你只有赞颂法律是英明的、感恩它赐予了你一切，才能换取所谓的生存权——猪栏里猪猡一样的生存。

我曾一度希望自己被关押在纳粹集中营，而不是北京女监。纳粹毁灭的是人的肉体。而女监毁灭的是人的精神，让你活成行尸走肉。当酷刑无法使我放弃信仰，警察对我说：“你这种人，就应该做个手术，切掉你的大脑，置换上一种统一规格的。”统一规格的标准就是CCP。

这种精神摘除，被称为“思想改造”。改造的逻辑是非人的，比如它说：“不能让你睡觉，因为你一睡醒就不会思考。”它还说：“我们折磨你，是为了挽救你。”它颠倒黑白，当董翠（北京顺义妇幼保健院的医生，时年33岁）在酷刑后仍相信“神是存在的”，她被认为“改造不到位”，被拖到没有监控的地方（犯人的洗澡堂）群殴致死。之后，全监区的犯人被逼表态：监狱没有虐待犯人；我控告董翠是被虐致死，而被关进小号折磨，理由是：诬告干警、造谣生事。

它善恶不分，群殴董翠的犯人立功减刑；折磨法轮功的警察评奖晋级，被评为“先锋”“劳模”。

3 如果我不反对，我必是逆天的

如果你想拥有它所允许给你的“获得感”“安全感”，你就要学会如何忘恩负义、指鹿为马、助纣为虐，并为之涂脂抹粉，成为它的一部分，成为假恶暴的一部分。我终于看清它为什么迫害“真、善、忍”，就因为它是假、恶、暴。

作为一个从来不关心政治的人，我终于认识到：必须讲出它谎言之下的真实历史，让人看清73年来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？谁是一切灾难的元凶？必须讲出它是如何洗脑亿万中国人，侵蚀国人心灵，扭曲人性的。唯此才能接近最大的一个真相：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，泯灭了人的良知，难道不是对人类最大的迫害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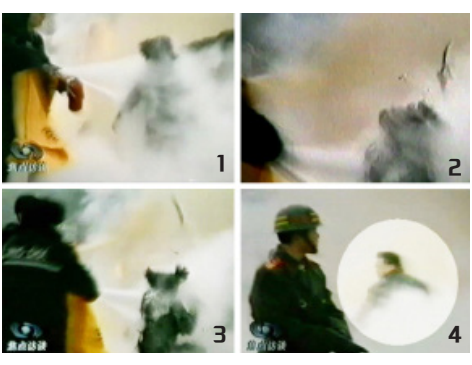
觉悟这些之后，我不再害怕被人说成是“反革命”“反党搞政治”，面对这种没有人性的、践踏天赋人权的政治，如果我不反对，我必是逆天的，我必是软弱自私的，我必是与邪恶为伍！而反对它才是真正的爱国，真正的为国人的未来负责。

真 相

“自焚”真相

2001年除夕，天安门发生了震惊世界的“自焚”事件，大量证据表明这是江泽民指使拍摄的、漏洞百出的、为迫害法轮功制造借口的世纪谎言。下面仅举一例。

“自焚者”之一刘春玲被烧死？



央视焦点访谈“自焚”录像截屏显示，图1、刘春玲身上的火被扑灭时，有人用重物猛击她的头部；图2-3、刘春玲不自觉地双手护头，随即倒地，被打弯重物从其脑部快速弹起；图4、一名身穿大衣的人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，仍保持用力姿势。